

三版代序

——介紹著者——

本書著者方濟生先生，是中國國民黨一個先進的忠實黨員、因為他對黨過於忠實，所以雖然從事革命廿餘年，既未被稱為要人。也沒有正式坐過黨官。現在年逾不惑，依然是個忠實黨員而已！我們必要給他加上個黨字的徽號，那末，稱他一聲『黨君子』，他是當之無愧的。

九一八事變前，他曾熱烈的從事新東方運動，九一八事變後，他感到革命的責任又加重一層，同時他覺得抗日復土的使命，唯有東北軍和東北軍事領袖張漢卿先生是最忠實的完成這個使命的先鋒，所以他在張先生歸國後，便投到張先生部下來工作，意在做一個抗日先鋒隊中之一員。

他追隨張先生現已二年有餘，他本着他廿餘年的革命經驗，默察張先生之爲人，他深信張先生不僅能襄助蔣委員長完成革命大業，而且是具有抗日復土的決心，他這種信心的由來，都是張先生年來在埋頭苦幹的工作上表現出來的事實，使他不得不相信，不僅他相信，任何人都得相信！

雙一二事變，其時他在開封，後來又隨友到南京，因爲消息隔絕，使他得不到真相，但他曾對朋友這樣說：「無論如何，我相信漢卿先生決不致危害委座的生命，或者很迅速的親送委座回京。」那時朋友問他：「你說這話有什麼憑據？」他說：「漢卿先生有真性情，這就是憑據。」單看他這一句話，我們也就知他信仰張先生的真切。

他寫這本小冊子，初次在南京出版時，題名「大亞細亞主義之研究」，有一位朋友對他這樣說：「大亞細亞主義自總理講演而後，本黨同志很少

撰文來發揮，君撰此文，如果總理在世的話，定可換得一中央委員。」由這句話的意味也就可見他這本小冊子的價值了。後來他回到西安，有很多朋友勸他再版發售，我因他站在黨員著作的立場來論人論事，尙能公正不阿，不失「黨君子」本色，因向他建議將書名改爲「總理遺教與張學良」，意義是一則藉此向東北軍宣傳總理遺教，並爲張先生的思想作一引證，二則把我們長官的主張在理論方面應該給大眾一個明白的宣示。本來全書大部份是闡發總理遺教，關於張學良個人部份很少，所以我覺得這書名並不怎樣不相宜。

我認識著者雖不久，可是我們曾經共同鼓吹過真性情詩，現在把我們這次（四月一日）「西安出發時天雨」作的兩首詩寫出來，登在這裏，作爲一個紀念：

三 版代序

楞作

狂風暴雨襲冷窗！
妻忙着收拾行李，
孩子吵着要吃糖，
我呆坐在椅上，
細思量；
這樣流浪的生活，
前途太渺茫，
何日歸故鄉！？

濟生作

並非戀長安，
亦非動春感，

悶沉沉心裏總覺得有些不自在。

○ ○ ○ ○ ○

抬頭望，

雨如彈，

顆顆射在窗兒上。

○ ○ ○ ○ ○

雲飄飄，

風蕩蕩，

昨日天晴今日雨，

三 版 代 序

三 版代序

六

天公意態好難猜，
希望明日重見太陽光。

楞寫於蚌埠廿六年四月十七日

再版序

本書初次在南京出版時，曾得各方面之熱烈同情，足見大家對於中山先生遺教，已由研究而漸進於實行。作者現因事來西安，覺得西北文化亦正在復興途徑中邁進，因再版發售，藉以敲敲邊鼓。

不過這裏作者要鄭重說明，作者是同情於張漢卿先生的抗日主張，其所以同情他的主張，乃因他的主張是根據中山先生的遺教，站在擁護蔣委員長領導的立場來抗日，所以作者纔表同情，本書再版改爲「總理遺教與張學良」，也就是這個意思。

至於雙十二事變，那與本書立論無關，不過作者對於雙十二事變，與王卓然先生同一見解，雖說動機是純潔的，但是這種舉動總覺得危險。

關於『容共』這一點，自這次三中全會根絕赤禍案通過後，中央似乎有允許共黨投誠之意，所以各地刊物對於這個問題多有討論，大家只以爲共黨若能覺悟，在抗日的陣綫上少一重障得，亦未嘗非國家之幸。

末後又加一篇『覆某青年書』，這是作者答覆北平清大學生某君對於本書初版批評的解釋，惜某君原函遺失，未能登出，只登作者覆函。

這次三中全會關於言論自由案，曾有極坦白的表示，尤其是蔣委員長的談話，對於這一點指示更爲顯明，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國內統一現狀下，政治基礎更臻穩固，凡屬總理遺教，我們都應該以研究所得，忠實的向中央建議，所謂「三緘其口，獨善其身。」那不是新時代國民應有的態度！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三日作者自識。

寫在本文前面

本文原擬投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旋聞該刊本年春季號快出版，夏季號六月方付印，嫌時間太遲，乃改印小冊子，因為字數太少，又寫了幾條時事問答，附在篇後。在此沉悶時局，大家都覺得不知走那條路纔好，擺着中山先生早經關好了的光明大路不走，只是徘徊亂撞，豈非怪事！

決定！

堅決的決定！

大家丟開一切私怨，

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

遵照中山先生倡導的大亞細亞主義，

寫在本文前面

寫在本文前面

二

向光明大路前進！

前進！

中華民國廿六年二月一日作者寫於南京旅次，窮病交困，雨雪霏霏之晨。

總理遺教與張學良·目錄·

三版代序

介紹著者

再版序

寫在本文前面

大亞細亞主義之研究……………

甲·緒言

乙。中山先生講演大亞細亞主義時的革命情勢

丙。中山先生對於日俄的希望

丁。王道與霸道的解釋

戊。結論

總理遺教與張學良目錄

時事問答 三〇

- 一。中國共產黨的最近情勢
- 二。中國國民黨可否再容共
- 三。抗日的結果
- 四。組織殖民地國際問題
- 五。所謂人民陣綫
- 六。誰負革命領導之責
- 七。關於張漢卿先生的幾點

覆某青年書 四二

- 一。擁蔣滅黨派
- 二。文人 說客 謀士
- 三。自力更生
- 四。對於張漢卿先生的批評

正誤 四七

關於天津大公報記者長江先生發表的「動盪中的西北大局」文中錯誤之一點

大亞細亞主義之研究

甲・緒言

中山先生倡導大亞細亞主義很久，不過民國十三年由廣州北上，路過日本，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五團體講演這個問題時，才定出較為具體的方案，同日晚，在神戶東方飯店各團體歡迎席上又發表了『日本應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講演詞，這兩次講演詞，是中山先生最後的講演詞，意義是互相關連的，互相發揮的，東方問題的癥結即在此，在這兩次講演詞裏，我們可以看出中山先生的偉大思想，到晚年是更趨於明顯，可惜他老人家不久即棄世，假使在世的話，關於這個問題的探討，對於我們同志，對於日本，對於東方，以及整個的世界革命陣線，必有更

偉大的啓示。

我們應該知道，中山先生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文人，不是專門從事著作的，他的偉大思想，多半散見於講演詞，三民主義也只是幾次講演詞，而且民生主義最後一次講演詞標「未完」二字，足見三民主義講演詞不能包括中山先生全部思想，中山先生自序裏面也說：「不期十一年六月十六陳炯明叛變，砲擊觀音山，竟將數年心血所成之各種草稿，並備參考之西籍數百種，悉數被燬去，殊可痛恨……惟此次演講既無暇晷以預備，又無書籍爲參考，只於登壇之後，隨意發言，較之前稿，遺忘實多，……尙望同志讀者，本此基礎，觸類引伸，匡補闕遺，更正條理。」這正如孔仲尼哲學一樣，論語雖是孔仲尼哲學的基本書籍，但是論語也只是孔仲尼平日的演講詞，要研究孔仲尼哲學，須將孔仲尼其他演講詞及其編述，都要加

以研究，單是論語一種，不能包括孔仲尼的全部思想。所以我們研究中山主義的同志，不要祇是抱着一部三民主義死板板的苦讀，我們應該於三民主義演講詞之外，凡是中山先生的演講詞與著述，都要加以研究，我們雖然不敢說『匡補闕遺，更正條理』，然而『本此基礎，觸類引伸』，那是我們正當的責任，我們應該學大學中庸與孟子七篇的精神，來發揮中山主義的理論，孫哲生先生在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創刊號發刊詞裏面說：『我們若要使中山主義更加發揚光大，我們必須對中山主義作一種切實的研究和補充。』也就是這個意思。本文所論，大部分是就中山先生的講詞來解釋中山先生的講詞，間或有些不見於中山先生講說的，也只是『觸類引伸』而已。只是旅中缺少參考書籍，信手寫來，對於中山先生的思想，未能充分發揮，而且錯誤之處，亦在所難免，希望讀者多加指教，我們應該切

實的研究這個問題。

日人某某等亦有所謂大亞細亞主義之鼓吹，不過日人之鼓吹大亞細亞主義，是一種亞洲門羅主義，是日帝國主義的夸大狂，是要給九洲三島的日皇一個亞洲的王冠，這種獨霸主義與中山先生的民族平等主義完全相反；印人某某等也有所謂大亞細亞主義者，不過印人是主張依賴日帝國主義的勢力來抵抗英帝國主義的侵略，他却忘記了一九一四年大戰時，日帝國主義曾猙獰的鎮壓東方各殖民地，替西方霸道做鷹犬，所以印人這種主張，只是夢想而已！退一步說，即使日帝國主義真的幫助印人推翻英帝國主義在印度的壓迫，那末，日帝國主義還不是同樣的要壓迫印度民族，這種前門去虎後門進狼的幫助，不過以暴易暴而已，於印度民族解放是絲毫無益的，所以這種失掉民族自信力的夢想，與中山先生的民族絕對獨立主義

，也是根本不同。

近年來，東方人士研究這個問題的漸漸多了，可惜我只看見一些沒有系統的片斷記載。本文恕不論列。

乙，中山先生講演大亞細亞主義時的革命情勢

曹錕既倒，當時北方軍事巨頭及各方代表均歡迎中山先生北上，即國民黨同志亦多催促中山先生趕快到北方去，一時和平統一空氣充滿全國，大家好像國家從此無事了，獨中山先生覺得那次事變『似乎受了別種勢力的牽涉，不像革命運動。』距革命成功時期尚遠，所以在廣州動身北上時，曾留二語告吾同志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在北上宣言裏及北上沿途中，無論對中國人日本人的演講或話談，都是主張革命的力